

# 人生忽如寄

张学勤 著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忽如寄 / 张学勤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220-10712-2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0162 号

RENSHENG HU RU JI

人生忽如寄

张学勤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李真真 侯京晋  
张 妮  
申婷婷 林 泉  
王 俊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ermcbs@sina.com](mailto:sermcb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30mm×185mm

8.5

180 千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712-2

28.8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陪你发呆 ——写在前面

成都府南河畔的一家咖啡馆，躲在高高大大的黄桷兰树下，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一排粉笔字，字体清新隽永：

“发发呆，翻翻书，弥漫咖啡香，这个地方。”

发呆？

嗯，发呆。

若是坐在咖啡馆的窗前，看着府南河面上的波纹，眼神缓和，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端着咖啡，偶尔尝一小口，想什么呢？什么也没想。

发呆。

片刻间的发呆，或是一上午的发呆，或是一个下午的发呆，或是夜色灯火中的发呆。这个时候，便是放空了自己，如同上课的时候，坐在教室，看着老师，却开了小差。

灵魂转移了，去哪里了呢？不知道，瞎晃，有可能是孙猴子留下了身体，回了花果山。





不想去取经了，暂时放一放工作；不想和妖怪们闹腾了，没意思；不想听唐僧絮絮叨叨了，太烦，都是车轱辘话；不想和八戒一块儿干活了，浪费心情，笨死。

我就是一只猴子而已，一只喜欢山山水水的猴子，一只逍遥自在的猴子，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有这变化又如何？那不是我喜欢的状态，也不是我喜欢的日子，从石头里蹦出那一天开始，俺就不是要按部就班取经的。

猴子是为山泉古树、野果野花、云海晨雾而生，生来就不是要拿着饭碗去讨吃的。

可是一入江湖身不由己，要生存要生活，要寻找活着的意义和价值，社会便给了一个紧箍咒的约束，给了岗位与职责。

退一步来说，我溜号总可以吧？

一个人发呆，看河中树的倒影，看街上行人匆匆，看枝头鸭梨长得正萌，看草丛中肥肥的猫儿正呼呼大睡。

这个时候适合有一本书，陪着你，陪着你发呆，随便翻开几页，有微风，有细雨，一山幽静，岁月无声。此时的心境，有我又无我，无我又有我，魂魄都在朦胧之中。

发呆，是灵魂的出游，那一本陪你发呆的书，算是旅游路上的伴儿吧，不累赘，不聒噪，安静陪着你，窗外是夜月弯弯，还是桨声灯影，这本书总是恰到好处，收放自如。

人们常说，带一本书去旅游，说走就走。这本书或许是攻略，或许是故事，或许是一个旅人的游记和心得，但是，这本

书也只是点缀。

不是所有人都有大把的时间能够穿行在一个又一个美丽城市和山村古镇，更多的人，是在都市的街道上涌动，上班下班，办公室的定点空间，消磨了多少青年的活力和中年的光泽，终于有了旅游的时间，也多多少少变成了狂欢。

狂欢，更像是一种宣泄，不是你要的日子的放慢，却成了日子的快闪，如同大醉之后的懊悔，而不是怡情兴致的小酌。

故而，最难得是平常日子里的闲暇与独处，“偷得浮生半日闲”，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忙碌，悄然演绎成“琴棋书画诗酒茶”的散漫。

一盏茶，不同的状态，一杯咖啡，不同的心境，便喝出不同的味道来，时光也就染上了不同的颜色，同时，也散发出不同的香味来。既然如此，平常日子中的发呆，便是生命节奏的舒缓，便是有限生命长度与厚度的伸展。

发呆的时候，眼前，竹枝摇曳，黄鹂啁啾，我却觉得周边的一切都停滞了，一个人在时间的河流中，看着周边的动静，我心已在他处，不在此处。

心在他处，去了绍兴的柯桥，在乌篷船上，试图抓住漫天的柳絮；去了平通的古梅林，在梅花树下，端一杯青梅酒，随梅花绽放，随梅花簌簌飘落；去了昭化古城，在蜀国的栈道上，观明月峡的景，吹嘉陵江的风；去了理县的羌寨，打着羊皮鼓，跳起了锅庄舞；从江南走到川西，从魏晋拨动唐宋……



南北西东的千里万里，是地图上一座一座的城，幻化成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呈现出的当世行走者的萍踪背影，都在一页一页的纸上，印记下来，讲述给你听。

发呆的时候，一个人，一本书，够了，不用“闲敲棋子落灯花”。如锦灿烂的年华，经不起世俗的摩擦，流年似水，白发不远，你若是把生活过成诗，把岁月酿成酒，那该是什么滋味呢？

发呆的时候，有一本《人生忽如寄》，陪着你，清凉一夏。

目  
录

风雪山村夜，一盏暖灯……	001
人生忽如寄……	013
长夜听雨，送别孙主任……	019
小乔墓前芳香在……	023
慢下来的江南——我打姑苏走过……	029
曹丕的伤感与留恋……	037
官渡何处？郑汴沿途……	047
我们一不小心，就过成了生活的仆人和工作的奴隶……	059
羌族情歌中的洋芋、狗熊与玉米……	065
云朵上的羌调……	069
羌笛吹奏一支清远的曲……	083

坐在古梅树下，端一杯青梅酒……	091
往事分明成一笑……	097
曹禺一梦江安城，万家人戏剧专魂……	103
空山松子落，翻书人未眠……	111
诗酒趁年华……	117
几人相忆在江楼……	123
上好女儿红，几段浪漫史……	127
庭院红茶暖，树下叶落黄……	137
平武最美时节，彩林红叶……	143
小小的城，情歌中的康定……	151
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	157
厚积落叶听雨声……	161
中秋月夜，你来瓦库喝茶吧……	165
我愿意在这个桂花满城的地方老去……	171
泥土中长出的市井生活……	177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半山隐庐半日游记……	183
割麦子的时节忆母亲……	189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	193
登山就登好汉坡……	199
唐诗与酒……	205
76岁的少年心……	215



生活中总要有一点诗意……	219
夜色江南，请给我一杯咖啡……	223
听，紫藤花落的声音……	227
我的身上有父辈的梦想……	231
匆匆已是十年……	235
悠悠石板满苍苔，山间铃响马帮来	
——蒲江茶马古道探迹……	239
云朵上的羌寨……	247
梨花一枝春带雨……	253
后 记……	257

## 风雪山村夜，一盏暖灯

外婆是白洋淀地区大户人家老李家的掌上明珠。老李家那一辈人，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人对小女儿自然是偏爱有加，何况外婆自小就聪慧。

白洋淀，望不见头的芦苇荡，船进庄，船出庄。

外婆小时候，没有离开过白洋淀，也就没有见过村庄外面的样子，虽然，外出读书的哥哥们会穿着时髦的学生装回来，给她讲外面的城市，还有外面的洋学堂，据说，出白洋淀，进保定城，再到北平，要乘火车，要钻山洞。

她每天写毛笔字，临帖的时候，就想：

火车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传说是吐着火，吼叫着的怪物。

北平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想知道。

山洞是什么样子？山村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古诗





中写的“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若是，山村的风雪夜，白茫茫一片，点上一盏灯，该是多么的温暖。如同白洋淀的夜里，村口的小楼，点上一盏灯，那些从芦苇荡回来的船，不至于迷路。”多年以后，外婆对自己的子女说。

终于，有一天，外婆也上了保定的新式学堂，穿上了学生裙，扎起了两条辫子，开始学洋文。

或许，外婆有语言天赋，从美国来的洋教师罗斯女士，尤其喜欢和外婆用英语对话，聊时局，聊这个国家的未来。

罗斯虽然人到中年，却极爱穿中国的旗袍，高挑的个头，穿得婀娜多姿。外婆记得长辈也穿旗袍，可是，发福的姨娘们身材走了样，穿上旗袍难看极了。

罗斯说，她喜欢外婆，因为觉得外婆很有教养。

保定城里的军队乱哄哄的，不同的番号，调来调去，人心惶惶。

不出几个月，枪炮声起，枪炮声稀，保定城中乘汽车的兵不见了，都是那些列队跑步的兵。

外婆和她的同学们喜洋洋地迎接一个政权的新生，这正是他们所盼望的，而罗斯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中国。

外婆随着同学一起去了北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选择专业，她喜欢英美文学，就选了外文系。

她喜欢郁达夫笔下的故都，喜欢落了一地金黄树叶的胡同，她还喜欢京味浓浓的叫卖声，总之，这个城市，那么大气，庄重，不像自己的小村庄，没有什么新鲜感。

外婆和同学，会在晨光中打雪仗，会在后海边读英语，还会偶尔疯一下去溜冰。

冬去春来，外婆已经大三了。

偶然收到家里的来信，介绍了远方亲戚的一位公子，算是说亲。

果真是，厌恶。

外婆就一个人到后海散心。她想，上午老师刚刚讲了祖国的大西南，正在解放，需要更多的青年奔赴前方。家里人这样做，不是在给自己添麻烦嘛。

后海的柳树，柔丝万条，在春风中摇曳，平添了她几分烦恼。

恍然间，被人撞了满怀，惊吓之下抬头，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拿着厚厚的书，正看着她，“对不起，对不起”，看着这位青年穿的中山装，那份紧张的样子，她倒是不在意，倒是男青年手中的韦氏英文字典，吸引了她。

这位男青年，姓顾名弘，刚刚从外交学院毕业，已经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两个人并肩走了一段，顾弘知道了这个女学生也是学英语的，而且是北师大的高材生呢，姓李名若溪，多么好听的名



字。

李若溪来自白洋淀，而顾弘来自沂蒙山。

那一天，后海，春水方生。

顾弘要去单位上班，两个人挥手作别，却都没来得及留地址。

到了单位，就是领导交代的各种翻译的事务，还有办公室的会务。听老同事说，部队已经推进到四川山区了，那里很缺人手，尤其是青年干部。

忙了一段时间，总觉得有个念头挥之不去，尤其是晚上的时候，那个女生的大眼睛，总在面前晃啊晃，还有说话的语气，似乎有一种兰花微开的样子。

想起没有留联系地址，再懊恼不过，暗暗下决心，找个时间去一下北师大。

办公室的工作一忙起来，就是一阵子，转眼，就已经半年。

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到了，外婆不想回保定，正好她的专业是外交部所急需的，外婆因成绩优异，被顺利录取。

外交部是一个好单位，大家都很羡慕，说是可以出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大部门一下子进了那么多的青年人，需要慢慢消化，外婆被分到了机关。

上班后的节奏，其实并不是外婆所喜欢的状态，她喜欢做业务，她还喜欢趁着年轻多出去看看，看看山，看看水，甚至

想为国家建设做一些实际的贡献。就如同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喜欢上战场一样。

机会来了，西南前线，来要人了。

外婆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开始憧憬风雪山水的挑战与刺激。

顾弘像往常一样处理文件，他如今已经是机要秘书了。

一份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赴西南建设青年干部选派名单》，随意地扫了一遍，上面写着“李若溪，女”。

李若溪！

揉揉眼睛，仔细看一下，果然是“李若溪”。

顾弘于是按照这份名单，到人事部门调出了相关的档案材料。李若溪的材料上，贴着一张俊俏的照片，清澈的大眼睛，就是那个李若溪。

接下来，顾弘说服了领导，成了这份名单中的一员，并成为他们的领队。

李若溪惊喜地发现，奔赴西南的队伍中，总算有认识的朋友了。

两个年轻人，万里奔赴，总算走在了一起。

到了四川西南的大山里，要建设，首先要剿匪。要剿匪就要配发装备，就连李若溪都配发了勃朗宁。他们住的地方，经常还能听到隔壁山头上狼的吼叫。

顾弘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带着士兵经常外出训练，有时





候赶上流窜的小股土匪就演变成了实战。

一次隐蔽训练，北方来的战士没见过这么秀美的原始森林，藏得都比较深。中午的时候，眼角处瞄见一条几米长的大蟒蛇爬过，都吓傻了。

几位来自广东的士兵说，“见蛇不打三分罪”，在隐蔽任务结束后，硬是循着痕迹，把那条蛇捉来，处理吃掉了。

剿匪任务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根据组织安排，顾弘转任到地方，28岁的县委书记，不算年轻人了，那个年代，没有人觉得你年轻。

若溪和他组成的小家，也迎来了第一个男孩子。

为了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顾弘要经常拜访，免不了要喝酒，当地的烈酒叫肥酒，是苞谷酿的，如果年头不够的话，喝起来，劲猛伤身，但民风彪悍的山民，比较喜欢这种烈酒。

与他们打交道，犹如同一个部族打交道，只要他们中的头领信服你，觉得你豪爽仗义，什么事情都好办。而打交道的方式之一，就是坦诚相待，他与你喝酒的时候，看你能不能舍命相陪。

顾弘虽然也是北方人，可比起这些山民兄弟，酒量就差远了，经常被人扶着送回家。

若溪一边埋怨，一边心疼。

无论顾弘工作回来多么晚，若溪都在家里把柴火留着，那

年头灯油珍贵，蜡烛更是稀缺，柴火总还是有的。

窗户有亮光，犹如一盏灯。

那个时候的西南山区，漫山遍野疯长着罂粟花，绚丽而凄迷。

由于受当年烟土生意的诱惑，云南、四川的军阀，纷纷要求辖区的百姓种植罂粟，当地百姓深受其害。

就连若溪家的老保姆，虽然是从南京躲战乱逃难到西南的，也免不了会抽上两口大烟，也就再也戒不掉那令人苦恼的烟瘾。

不过，老保姆王嫂可是从南京城逃出的人，见过大世面，说起六朝古都、金陵残梦那是一箩筐一箩筐的故事，经常把邻居的小孩子们听得瞪大眼睛。

比如，她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她还见过美国大兵还有他们的吉普车，还喝过孩子们从未尝过的可口可乐。

王嫂虽然干着保姆的活，却很利落，白发梳得从不凌乱，旧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总是得体清雅。

若溪后来给孩子们讲，王嫂在南京读过书，也嫁过人，几十年前的一场内战，丈夫从战场上没有撤下来，孩子们四处飘零，不知所终。有时候，她会坐在窗口的凳子上遥望着远方的山发呆。

顾弘忙着新政权的建设，土地管理、经济种植、人事管理还有武装训练，若溪也参与到地方的妇女工作与教育工作，孩





子自然更多地由王嫂在带。

王嫂会教孩子读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有一次孩子指着墙上的地图，问王嫂这条长长的弯弯的线是什么？

王嫂说：“孩子，那是长江，从雪山到大海，是中国最长的河。”

孩子问：“阿婆，见过长江么？”

王嫂说：“见过，江水茫茫，就在南京城下啊。”

江水茫茫，1948年的南京城，自己就在南京城头陪着一身戎装的丈夫，俯瞰长江。当时自己还问：“会打过来么？守得住么？”丈夫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用手给她暖手，望着江对面，默默地念了一首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不想，那一次，竟成永别。

不几年的光景，若溪和顾弘因工作岗位调动，离开了西南的大山，到了三江汇流的嘉州。

他们的小家庭又增添了二儿子、三女儿，顾弘就按照一家人的生活足迹，给孩子以出生地命名，大儿子叫顾大凉，二儿子叫顾嘉州，三女儿就叫顾乐。

王嫂说她老了，离不开大凉山，就没有跟过来。

不几年光景孩子们都长大了，大凉要参军，想当飞行员。